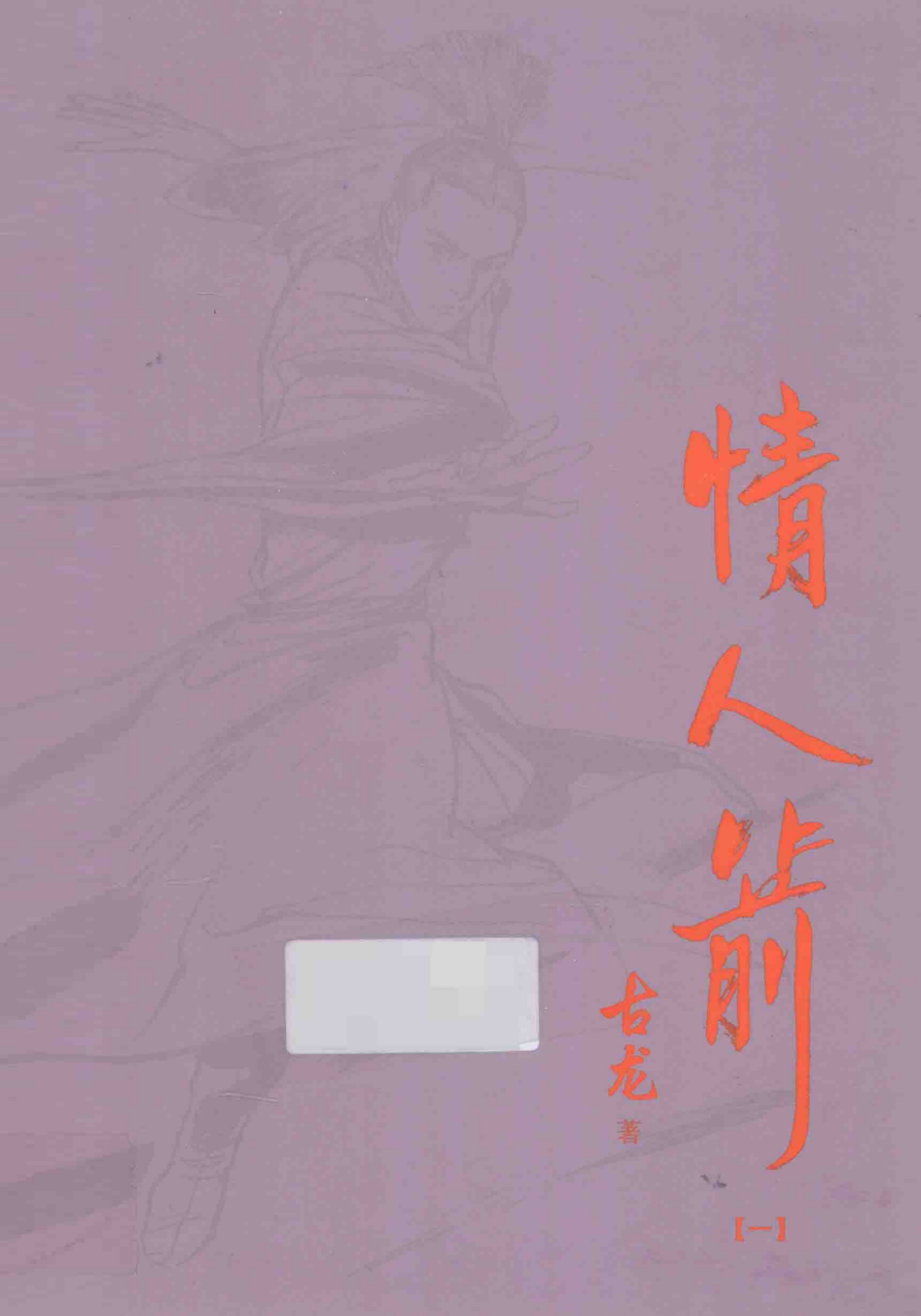




情人箭

古龙
著

【一】

古龙
精品集插图本
5

情人
箭
【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人箭/古龙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3.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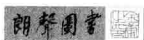
(古龙精品集)

ISBN 978-7-306-04550-8

I. ①情… II. ①古…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3986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103号



本书出版权由台湾真善美出版社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于中国大陆地区专有使用。本书著作权由美国宋氏企业公司(Sung Enterprise Inc.)所有, Copyright 2012, Sung Enterprise Inc.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情人箭

出版人 徐 劲

策 划 欧阳群

责任编辑 何 娴 熊锡源

文字编辑 林春光

责任校对 马 洁 华 进

封面设计 李小祖

内文插画 李志清

封面题字 李志清

出 版 社 中山大学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邮政编码: 510275)

电 话 编辑部020-84111996 传真020-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代理发行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电话: 020-34297719)

印 刷 深圳市贤俊龙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880mm×1230mm 1/32 32.25印张 818千字 插图24幅

版次印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73.00元(全三册)

目录

第一章	死神帖与情人箭	1
第二章	恨满长天	17
第三章	山巅晨雾浓如烟	43
第四章	断肠迷离风和雨	55
第五章	不白之冤	85
第六章	粉侯风流	103
第七章	壮哉剑雄	121
第八章	花艳花狂	141
第九章	飞莺剑气乱桃花	163

第 十 章	箭雨烟鹤	183
第十一章	太湖男儿	203
第十二章	啸雨挥风	219
第十三章	吹皱一池春水	241
第十四章	天锤	259
第十五章	天下第一江山	275
第十六章	烟雨风云	291
第十七章	波谲云诡	309

第一章 死神帖与情人箭

除了这双惨碧的眼睛，他似乎什么都看不到了。而就在这刹那之间一红一黑两枝短箭已无声无息地刺入他心里，就似乎情人的多情眼波一样，教人们永远无法提防，还会敞开心扉去迎接它！

朔风怒吼，冰雪严寒，天地间一片灰暗。

大雪纷飞中，一匹快马，急驰而入保定城，狂奔的马蹄，在静寂的街道上踏碎一串冰雪，冰雪飞激，一声长嘶，快马骤停。道旁是一栋庭院深沉的屋宇，黑漆的大门上，滴水的飞檐下，斜插着一面黑缎为底，当中绣着一只红狮的镖旗，猎猎迎风招展。

马上人一振风髻，刷地掠下马来，既不拍门，亦不呼喊，脚尖点地，风髻斜飘，便已掠入院中，随手一拂颌下短须上所沾的雪花，引吭呼道：“狮兄可在？”

大厅中低叱一声：“谁？”

厅门立开，一片灯光照上雪地，一个锦衣重裘的紫面大汉，踩着灯光，大步而出，眼神一扫，大声道：“谭三哥，你怎会来了？快请进来喝两杯热酒。”惊喜之色，溢于言表。

谭肃风面带重忧，木立当地，沉声道：“狮兄可曾接到了‘死神帖’么？”

紫面大汉身躯一震，面色立变，情不自禁地抬眼一望，穹苍阴暝，仿佛已将垂落到屋脊上。

谭肃风道：“此地虽然无月，但今日却是月圆之期，正是‘死神帖’与‘情人箭’肆虐之时，狮兄此地如无变故，我便要乘夜赶到望都城去！”

紫面大汉浓眉深皱，说道：“死神帖出没之地，无人可测，谭三哥你如此奔波，还不是徒劳往返么！”

谭肃风长叹一声，道：“自从‘三湘大侠’柴平死在‘情人箭’下后，我兄弟四人，便发誓要查出这一帖一箭的来历，此举成功之望虽极渺茫，但我兄弟却不得不尽人事以听天命，好歹也要为武林江湖间保存几分生机元气。”

紫面大汉黯然垂下了头，谭肃风抱拳道：“狮兄保重，我走了。”

紫面大汉道：“谭三哥且慢！”但谭肃风已拧身掠出院子。

一阵急遽的马蹄声随之响起，紫面大汉纵身掠上门前的滴水飞檐，望着那逐渐远去的人影、马蹄与飞激的冰雪，目中满是黯然神色，喃喃道：“仁义四侠，当真名下无虚！”

※ ※ ※

谭肃风马不停蹄，直奔望都，大雪方停，他策马驰入望都城外的一片枯林，此刻夜已深沉，但枯林中的一片座院却仍是灯火辉煌，灯光远远洒满枯林中的寒枝积雪，谭肃风松了口气，面上笑容乍现，暗道：“一剑震河朔豪气竟仍未改，如此深夜，想必还在欢宴宾朋，大张筵席，是以灯火依旧通明。”

虽在寒风之中，他心底也不禁生出一丝暖意，飘身下马，直奔庄门，伸手一拍，庄门竟是虚掩，他心中一动，大呼道：“张兄，小弟谭肃风前来拜访！”四下回声不绝，积雪片片飞落，但这灯火通明的庄院里，却寂无回应！

谭肃风心头一寒，甩下马缰，直奔入庄，灯火照耀中，四下竟无人迹，寒风吹动窗纸，窗纸簌簌作响，谭肃风心底也起了一阵颤抖，缓步走上台阶，一掌推开厅门，大厅中灯火更是明亮。一个锦袍长髯的老人，木然端坐在大厅正中的一张紫檀木椅上，却衬得这明亮而空旷的大厅比无人还要单调寂寞。

一阵寒风吹入，吹得这锦袍老人颌下的长髯，丝丝飘拂。

谭肃风道：“张大哥，你……”目光转处，语声与目光突地一

齐凝结，这锦袍老人的前胸当心之处，竟赫然并插着两枝长约五寸的短箭，一枝箭杆赤红，红得有如情人的热血，一枝箭杆漆黑，黑得有如情人的眸子，双箭并排，一齐插在心上，若是拔下一看，便可看到箭杆上刻着三个蝇头小字：

“情人箭”！

只见这锦袍老人长髯虽在飘拂，但僵木的面容上却仍凝结住他临死前所有的惊怖，刹那间谭肃风但觉一阵寒意自脚底直达心头，呆呆地木立半晌，两粒泪珠，夺眶而出，喃喃道：“张大哥，小弟来迟了……”

语声未了，突听身后传来一声阴恻恻的冷笑，道：“还赶得上！”

谭肃风大惊转身，只见一张鲜红的纸柬，飘飘飞来，恰巧飞到 he 面前，他伸手一抄，凝目望去，帖上一无字迹，只画着一具狰狞的骷髅。

帖是鲜红，骷髅漆黑，但骷髅的两个眼眶，却是惨碧颜色。

谭肃风全身一阵颤抖，身后却又传来一声冷笑，他霍然转身，只见一双惨碧的眼睛，正瞬也不瞬地望在他身上！

除了这双惨碧的眼睛，他似乎什么都看不到了。而就在这刹那之间，一红一黑两枝短箭，已无声无息地刺入他心里，就似乎情人的多情眼波一样，教人们永远无法提防，还会敞开心扉去迎接它！

※ ※ ※

日薄崦嵫，七彩晚霞，静静地笼罩着闻名天下的青海塔尔寺。

大经堂南面，一片广阔的石坪上，人山人海，为的是来看喇嘛教中的跳神盛典，石坪周围，四面俱是金碧辉煌的殿宇，人群将院坝团团围住，殿楼之上，亦是万头耸拥，本已极为平滑洁净的青石阶上，满铺着红色毡毯，大经堂南侧的红毯上，肃然并排端坐着十个黄衣喇嘛，红黄相间，色彩夺目。

欢乐的人丛中，除了这一群道貌岸然的喇嘛高僧外，还有一个紫袍长髯的老人，亦是面容肃然，负手卓立在人丛中，宛如鸡中之

鹤。

一阵简单而奇异的乐声响起，十四个手持鼓钹等乐器的黄衣喇嘛，列队而来，紫袍老人目光扫动，突听身后有人说道：“前面的可是‘仁义四侠’中的魏子云魏二哥么？”

魏子云转身望去，见一个麻冠老人已分开人丛，来到他面前，魏子云微微一笑，一把握住他的手掌，道：“麻冠兄，你怎地也在这里？”

麻冠老人捋须笑道：“小弟正欲入关，路经此地，倒是魏二哥你的侠踪怎会来到这里？却令小弟费解。”

此刻那以鹅卵石砌成的广场之中，已有四个头戴青黄鬼面的狰狞小鬼，随着那简单的乐声，跳起笨拙的舞步。

魏子云目光一扫，笑道：“我久闻此间的喇嘛高僧，俱都身怀令人不可思议的密宗绝技，早就想来见识一番，再者……”他面上笑容突地一敛，沉声道：“我还想看看已如瘟疫一般在武林中肆虐的‘死神帖’与‘情人箭’，是否已蔓延到此间。”

麻冠老人面色立变，道：“我虽远在边疆，但也从来自中原的游侠口中，隐约听到一些有关这一帖一箭的故事，想不到魏二哥你竟也是为了此事而来，难道这一帖一箭，真有传说中那般可怖？”

此刻场中小鬼已跳毕疾回殿内，换了四个身着蓝袍，面涂黄彩的巨大金刚在回旋急舞，乐鼓之声更急，声声敲入人们心底。

惊心动魄的乐声中，魏子云沉声叹道：“小弟一生之中，从未听闻过有‘情人箭’那样神秘可怖的暗器，不到半年，武林中已有数十位成名露脸的英雄死在这‘情人箭’下，而直到此刻为止，武林间竟还没有一人知道它的来历。”

麻冠老人悚然道：“区区两枝短箭，竟有如此可怖，这当真是令人不可想像之事，难道它上面附有剧毒？难道这剧毒无人可解？即使它是世上最毒暗器，武功登堂入室之人，也该能够闪避的呀？”

金刚已退，换上了四个兽形恶鬼，两戴牛头，两戴鹿角，乐舞更急，仿佛暴雨狂风。

魏子云叹道：“此事我又何尝不是百思不得其解，就连在武林中号称第一的毒药暗器名家，蜀中唐氏兄弟，都在三月之前，死在‘情人箭’下，但江湖中倒绝非无人可解此毒，但也只有一人而已，若非当心中箭，三个时辰之中，送到此人之处，十日之内，便可康复，只是那‘情人箭’出没无常，今日在东，明日在西，能得此人救治的，至今也不过只有三五人而已。”

麻冠老人黯然长叹一声，两人相对默然，只听那乐鼓之声由急而缓，晚霞落下，天色已暗，云隙中露出了一轮满月。

阴沉的月光下，阴沉的乐声中，四个假衣假面的骷髅恶鬼，抬着一个木盘，自神殿中缓步而出，盘中是一具以面制成，准备受斩的人形偶像。

骷髅一出，这跳神斩魔之典，便已进入高潮，乐鼓之声，也变得缓慢而沉重。

魏子云与麻冠老人心中虽充满了对来日武林的忧虑与悲哀，但此刻仍不禁凝目望去，只见殿中又缓步行出四大金刚、十八罗汉、牛神、鹿神等一连串头戴面具的“神”，以及两个假面蒙服的老人，手携五个头戴面具的幼童。

这一串“人”的行列之后，便是一个牛首蟒袍的“降魔元帅”，顶上两只纯金牛角，闪闪生光，手持一柄雪亮钢刀，更是耀人眼目。刹那间乐声转急，神魔鬼怪，一齐回旋乱舞，四个骷髅恶鬼，手捧木盘，缓步走到那一排神色庄肃的喇嘛高僧面前，四周突地举起数十只火把。

火光一起，那四个骷髅的眼眶中，突地泛出了惨碧的光芒，乐声大振，“降魔元帅”旋转着跳到木盘之前，举手一刀，将那人形偶像劈作两半，四下欢呼之声如雷暴起。

魏子云目光扫处，全身一震——

刀光一闪，那面制偶像之中，竟赫然露出一张鲜红的拜帖！

魏子云大惊之下，狂呼一声，双臂振处，如鹰掠起，但就在这刹那之间，那一排十位黄衣喇嘛的心口上，却已都多了两枝短箭。

人群蓦地大乱，神魔鬼怪四下奔走，魏子云目光注定一个骷髅恶鬼，凌空一个转身，笔直扑了下去，厉声叱道：“哪里走！”

骷髅恶鬼蓦然转身，惨碧的目光，闪电般望在他身上，魏子云大喝一声，“飞鹰搏兔”，双掌齐下，麻冠老人身形方自掠起，眼看魏子云这一招已将劈在那骷髅恶鬼身上。

哪知一声惨呼过后，凌空飞掠的魏子云身躯竟突地一阵痉挛，仰天跌了下来，麻冠老人惊呼一声，目光转处，只见红黑两枝短箭，并排插在魏子云心上。

※ ※ ※

春寒料峭，夕阳已落，小而寂静的疏勒河，蜿蜒流过南疆。

旷野苍茫，水声潺潺，两匹无鞍的健马，饮水在疏勒河畔，远处暗影幢幢，遥见一城兀立，气魄雄伟，四面堆沙，几与城齐，便是瓜州古城。

漫天风沙中，无鞍健马边，两个风尘满面，目光炯炯的中年人，捋须对坐在马鞍上，两人神色之间，俱是一片黯然，良久良久，左面一人方自缓缓叹道：“情人箭！如此凶毒可怖的暗器，居然唤做‘情人箭’，此人也未免太尖刻了些。”

右面一人缓缓道：“月圆花好之时，鸳鸯两箭齐来，箭上之毒，毒性又是一阴一阳，中箭之人，十九俱是伤在心上……”他无可奈何地怆然一笑，道：“此箭称作情人，岂非十分恰当？”

左面一人长叹一声，振衣而起，苦笑道：“无论是否恰当，我却不愿伤心，胡四弟，我劝你还是随我一齐回到瓜州，歇息半日，再一齐回江南的好。”

右面一人道：“朝阳兄，你尽管自回瓜州，我却要到敦煌左近去走上一趟，看看那位‘情人’的秋波，有没有送到这塞上的仙境来。”

左面一人微喟道：“你们仁义四侠，终年为他人奔波，难怪你直到今日，还是孤家寡人一个，而哥哥我却已是绿叶成荫子满枝了，昔日的雄风豪气，至今也……”

他长叹一声，仰面望天，却见阴云之中，现出一轮皎洁的明月。

月光映得疏勒河水，粼粼泛出银光，他面色却突地变成一片苍白，失声道：“今夜又是十五了，胡四弟，你……”

右面一人双眉一轩，长身而起，仰天狂笑道：“朝阳兄，你只管放心，我胡天麟孤家寡人，哪有‘情人’会照顾到我？”

他大笑着配上马鞍，轻轻一掠上马，又自笑道：“三月之后，江南再见，到那时我要让你这塞外的野人，好好尝一尝江南名厨的风味！”丝鞭一扬，刷地落下，健马长嘶一声，放蹄急奔而去。

过了瓜州，天地更是一片苍茫，这条路虽是通往敦煌的大道，但此刻亦是漫无人迹，就连一串急遽的马蹄声，也似乎划不破大地间的寂静。

胡天麟放眼四顾，触目俱是黄沙，心中不觉顿生怆然之感，丝鞭扬处，策马更急，片刻之间，便已到了塞上数千里内最有名的“一人村”、“甜水井”。

数十里黄沙之中，只有这“甜水井”有水可饮，数十里无人地里，只有这“一人村”有人，水虽不甜，人也仅是孤身——一个敦煌府派作供给旅人食水，清淘水井，放哨警戒土匪的乡民——但胡天麟自漫天黄沙中见到那一幢孤零的屋影与昏黄的灯光后，心中的怆然孤寂之感，却不禁为之减去几分。

他一提缰绳，仰天长啸一声，灯火已在眼前，在这凄冷寂寞之地，这一点灯火，看来竟是那般安详而柔和。

但是他目光转处，却赫然见到在这安详而柔和的蒙蒙光影下，竟赫然有着十数具尸身，零乱而丑恶地倒卧在四辆空空的镖车间，一柄金黄色的镖旗，自镖车旁斜挂下来，无力地在风沙中舒卷着，似乎也在为方才所发生的凄惨恐怖之事叹息、颤栗。

胡天麟心头一寒，飞身下马，目光一扫，颤声道：“果然又是情人箭……”

灯光已不再安详而柔和，而变得有如鬼火般凄寒可怖。

胡天麟缓缓移目望去，一个精悍的短衣汉子，四肢蜷曲，心上两箭，一个虬须劲装大汉，一手斜挂着镖车，身躯还未完全倒下，一柄雪亮长刀，跌在足边，心中并插两箭，胡天麟暗叹忖道：“西北快刀宋海萍……唉，武林中又弱一人！”

目光望将过去，在那古老的“甜水井”井畔，一具尸身，双手捧心，紧握的双拳中，各各露出三分箭杆，双足痉挛，脚畔却赫然压着一方鲜红的拜帖。

胡天麟双眉微剔，一步跨过两具尸身，弯下腰去，拾起了这“死神帖”，帖上骷髅的惨碧眼眶，使得这豪气干云的侠士也不禁心生寒意，喃喃道：“死……”

“死”字方自出口，地上的尸身突地双掌齐翻，一红一黑两枝短箭，就像是一双曼舞而来的情人一样，无声无息插入了胡天麟的心胸。

※ ※ ※

秋色未深，杭州城外，一溪宛然，忽而穷塞，忽而开朗，沙明水净，岸远林平，山岫含烟，清光滴露，两岸桑竹遍野，水上渔歌相闻，三五茅舍人家，七八小舟来往，点缀着这梦一般的西溪风光。

欸乃一声，树荫下穿出一条乌篷浅舟，摇船的是一个褐衣短发的拙壮汉子，船首却傲然卓立着一个锦衣佩剑的弱冠少年。

溪上清风，吹起了他浅蓝罗衫的衣袂，却吹不散他眉宇间含蕴的重忧，他深沉而明亮的目光，出神地凝注着岸上的红叶，于是连红叶也禁不住他这利剑般锐利的目光，颤抖着垂下了头。

清风吹过，溪上隐约传来一阵清歌：

“水净沙明，轻烟小岫，西溪一带清光，芦花深处，中有雁儿藏，舟过风摇苇动，雁儿惊起，飞向何方？”歌声飘渺间，对面缓缓荡来一只渔舟。

摇船的汉子精神一振，引吭喊道：“杜……杜鹃，你……你又在唱……唱什么？”短短八个字，他已说得满头大汗。

渔舟上一个青衣乌发的明艳少女，银铃般娇笑一声，摇着橹娇笑道：“我在唱小结巴，去采茶……”忽然瞥见锦衣少年的两道眼神，面颊一红，垂下头去。

渔船头盘膝坐着一个蓑衣大笠，面容清癯的渔翁，手结渔网，微微一笑，道：“好没规矩的丫头，看到展公子，也不请安问好。”

青衣少女仍然低垂着头，轻轻道：“展公子您好。”秋波一抬，面颊更红如枫叶。

蓑衣渔翁哈哈一笑，道：“展公子可是又要到‘武士堂’去喝茶么？今日不是月圆日，那里的人定必不少。”锦衣少年展颜一笑，两舟已交错而过，那渔翁犹在高声笑道：“稍等若有鲜鱼，我叫鸬儿送两尾去给公子下酒。”水急船轻，轻舟瞬间便已摇入芦花深处，只见根根苇荻，高达数丈，小舟擦过，舟上人纵然仰首而望，犹望不到巅。远处又飘来那青衣少女“杜鹃”的曼声清歌：

“……溪流宛转曲折，绝妙寻幽探胜，情思九回肠，便化个雁儿又何妨？”风摇雁飞，沙沙之声起于丛苇，与歌声相和，更形成一片天籁。

锦衣少年却仍面寒如水，摇船的汉子似乎想说什么，但见到他的面色只得默不作声，船橹一摇，轻舟便已荡入芦花最盛之处，浅渚皑皑，一望如雪，再深去不但见不到水，便连芦荻也看不到了，四面俱是密密的竹篱，篱中人却瘦如黄菊。

摇船的汉子忽然用力一桨，冲开水面，放眼望去，只见这一片芦荻中，竟有两座小小楼台临风婀娜，经秋萧瑟，溪水之东，秋水蒹葭间的小小楼台，正是名满天下的“秋雪庵”，门前一匾横额，题着“两浙词人祠”五个擘窠大字。

溪水之西，是一座小小竹楼，楼头一匾横额，写的却是“江南武士堂”，笔力刚健，龙飞凤舞。

这“江南武士堂”，虽是酒楼，但店主人却是江南名侠“九连环”林软红，此人交游广阔，宾朋遍天下，算得上是个侠中雅客，是以能上得此楼饮酒的人，也多是武林健者。

锦衣少年系舟上岸，面上仍是一片冷淡沉重之色，竹楼中快步行出一个垂髫幼童，将他迎入楼中，只见四壁之上，琳琅满目，布置得极是清雅脱俗，楼中的酒客一见到他，大半含笑而起，他也寒暄招呼，也有几人沉声问道：“老太爷有消息么？”锦衣少年剑眉立皱，长叹着摇了摇头。

明厅后一曲朱栏竹梯，回旋而上，梯上小小一方匾额，正是林软红自题，写的是“弹剑阁”，只听一阵朗笑自阁上传来，一个青衫白袜，飘逸潇洒的微须文士在梯口含笑招呼：“梦白，你怎地到此刻才来？”正是此楼主人“九连环”林软红。

锦衣少年振衣登楼，楼上更是精雅，凭楼远眺，正与“秋雪庵”中的“弹指阁”遥遥相对，阁上一幅联幅：“应将名剑随豪客，为访侠气上此楼”，也与“弹指阁”上的名句：“应将笔砚随诗主，为访芦花上钓舟”相异其趣，四下芦花，一望无际，仿佛一片茫茫雪浪，泱泱银海。

此刻这名阁之上，亦已高朋满座，亦都持杯含笑与锦衣少年招呼，只有远远一角处，一个凭栏而坐的老人，却未回首，面前的桌上，无酒无肴，只有清茶一壶，老菱满碟，以菱为肴，以茶作酒。

※ ※ ※

林软红将锦衣少年引到正中一幅短联之下，这对联写的是：“要打架就请走路，想喝酒快上此楼。”字迹拙劣，文句俚俗，有如幼童，与此阁情调，全然格格不入，然而一笔一划间却是大开大阖，满含豪气，下面的题款更是令人触目，写的是：“武林第一侠写于大醉之后。”

锦衣少年目光一扫，沉声道：“林兄，可曾听到家父的消息？”

林软红双眉微皱，叹道：“我已时刻俱在留意，昨日‘崂山三雁’经过这里，他兄弟三人来自浙东，那面也无人见到过令尊的侠踪，但他们却在天台山脚下，见到‘塞上大侠’乐朝阳，和一个年纪颇轻的武当道人，行色匆匆，往南而去，似乎是直奔雁荡山的方向。”

锦衣少年目光凝注窗外，缓缓道：“乐大侠与我四叔交谊非浅，四叔惨变后，他必然会有行动。”目光一抬，接道：“那‘崂山三雁’是否便是以三柄吴钩剑成名武林的贺氏兄弟，他三人行色如此匆忙，为的又是什么？”

林软红道：“赶回家去！”

锦衣少年茫然半晌，冷冷道：“都回家了，都回家了……”

林软红叹道：“不回家又怎样，自从魏二侠殁于青海，谭三侠折于保定，胡四侠在‘甜水井’畔丧身后，武林中更是人人自危，保命为先，就连‘华山七莺’每年必办的‘花朝大会’，今年都宣告流产，唉！梦白，不瞒你说，我若非要将此楼留做江南群侠的交换消息之地，我也早已收山退隐了。”

锦衣少年冷冷一笑，默不作答，眉宇之间，突地露出一种英风豪气。

林软红目光一扫，突地悄声道：“梦白，我劝你近日也要稍为收敛些的好，据目前情况看来，那‘情人箭’绝非一人所有，可怕的是，你根本无从猜测谁的怀中藏有这可怖的暗器，说不定就是你身侧之人，也说不定是……”

锦衣少年剑眉一轩，仰天狂笑道：“说不定我展梦白身上就有几枝‘情人箭’……林兄，你可要小心了，快替我拿酒来。”

竹楼之人，一齐耸然回顾，林软红苦笑一声，拍掌叫酒。

展梦白笑声突地一顿，目光笔直望向楼角老人的背影，沉声道：“此人是谁？”

林软红面色微变，还未答话，只听楼角的老人已冷冷道：“小孩子，你不认得我吗？”

话声枯涩，有气无力，仿佛大病初愈之人，展梦白微微一怔，道：“眼疏得很！”

楼角老人放下茶盏，缓缓转头过来，只见他面容枯瘦，双目无光，颌下疏疏落落地留着几根短须，冷冷道：“小孩子说话总是要放慎重些，你纵然有个好爹爹，也不必张牙舞爪地来讨人厌。”

满阁之人俱都面色大变，展梦白的面色一沉，长身而起，林软红已一拉他衣袖，惶声地道：“梦白，你何苦，快坐下来。”辞色之间，竟似对这神气奄奄，貌不惊人的老人十分畏惧。

展梦白目光一扫，冷冷道：“老年人说话也该放慎重些，你纵然有几把年纪，也没有什么值得傲人之处。”

林软红连拉他几次衣袖，他都有如未觉，楼角老人阴恻恻一笑，道：“好孩子，居然敢教训起我来了，你以后就难道没有求我之处么？”说罢转过头去，端起茶盏，再也不瞧展梦白一眼。

林软红长叹一声，悄声道：“梦白，你怎地如此气盛，得罪了他老人家……”

话声未了，突听一声娇叱，道：“爹爹，是谁要教训你老人家？”

一条人影，其疾如风，刷地掠上楼来，却是一个红衣红裙，红布包头，乍眼看去，宛如一团烈火的绝色少女。

她秋波一转，便瞬也不瞬地停留在展梦白的脸上，轻叱道：“是你么？”

展梦白见她是个少女，剑眉一皱，坐了下来，林软红悄声道：“梦白，这样才对，你何苦得罪……”

哪知他话未说完，展梦白竟又霍然站了起来，大声道：“不错，是我，难道只有你爹爹可以胡乱骂人，别人就说不得话么？”

他生性激烈，想来想去，实在忍不住气，红衣少女双眉一扬，冷笑道：“我早就知道是你了。”一面说话，一面走到展梦白身前。

满阁之人，虽然俱与展梦白相识，此刻竟然俱都袖手旁观。

林软红变色道：“秦姑娘……”

红衣少女脚步不停，林软红道：“秦老先生，这位展兄乃是武林中素有‘及时雨’之称的展化雨展大侠的令郎，今日本是小事，何苦……唉！”楼角老人竟也不闻不问，连头都不转回来。

展梦白冷笑一声，道：“我虽不喜与妇人女子一般见识，但……”

红衣少女道：“但什么？”